

青未了

人文 齐鲁

马寅初,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坎坷,跌宕起伏,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学术英雄。2012年,适逢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马寅初先生与青岛有缘,上世纪30年代,多次来青岛讲学和避暑,在青岛人文历史上书写了明光烁亮的一页。

■名人遗踪

上世纪30年代
马寅初先生的青岛讲学之旅

□曲海波

马寅初先生一生坎坷,却以百岁高龄谢世,既得益于他那“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的思想境界,也得益于他多年坚持运动的结果。马寅初先生每年夏天都有避暑度假的习惯,一到盛夏,他都会偕妻子和儿女到青岛、庐山、莫干山、天目山等避暑胜地去小住一段时间。史料显示,上世纪30年代,马寅初先生曾多次来青岛讲学度假。

1929年,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学生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时,曲阜师范学校师生公演讽刺孔子的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轩然大波,何思源也因此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封建势力的两面压迫,处境极为困难。7月中旬,何思源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元培、蒋

梦麟、马寅初等人到青岛研究对策。

1933年8月26日,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在青岛举行。身为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时任立法院财政委员长的马寅初先生和众多学者应邀来青参会。在位于今市南区聊城路上的青岛民众教育馆,马寅初先生做了题为《复兴农村》的演讲。在演讲中强调理论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反对“一味高放论”。

1935年7月29日,来青参加全国经济讨论会的马寅初先生应在青岛举办的全国第四届铁路展览会邀请,在青岛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作了题为《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的演讲,演讲中提出了把“抵制外货”口号改为“提倡国货”的新理念。7月31日,又应青岛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在位于今市南区兰山路上的青岛市民大礼堂作了题为《吾对于改造中国经济之意见》的演



1935年夏,马寅初先生一家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资料照片)

讲。马寅初先生在青岛繁忙的讲学之余,忙中偷闲,偕妻儿经常到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尽情畅游,与大海拥抱。

在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的重要贡献。纪念马寅初先生,就是要坚持和弘扬他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情系民生的以人为本情怀。



马寅初先生像

■民俗传统

寒衣节的礼序

□王绍忠

“十月城隍又出巡,旌旗蔽日少风尘。可叹多少如花女,扮作披枷戴锁人。”这首宋朝的竹枝词,写的是古代农历十月一日,俗语称作“开鬼门”,传说在阴曹地府被禁锢的鬼魂全“解放”了(来年清明节才重回墓田),在这天都要在各自的坟墓收取亲人送来的棉衣和“钱粮”,所以又称为“寒衣节”。县城的百姓要抬着“城隍爷”出巡游走,查勘民间的善恶和惩办囚禁邪魔恶道(那些村姑、少妇扮作阴间遭镇压的鬼魂。)

农历十月一是旧时“三冥节”(清明节、上元节、寒衣节)之一。此时冷风萧瑟,草木凋零,早先,章丘、历城、邹平一带的农家都用彩纸剪裁衣裤、冠履,准备丰盛的供品,由家长带领儿孙到祖先的墓田焚烧,祭祀。

儒家历来信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过去乡间民风淳朴,孝道世代相传,“寒衣节”祭拜祖先要遵照前辈的制礼定俗,以追思先祖、启迪后人,从而保家命绵长,孝道不衰。

古代祭扫坟墓分为墓祭、堂祭和家祭多种。礼仪活动都有完备的程序。上坟祭拜时要求“心必诚”,前三日便禁酒持斋;二要“行必敬”,进入坟地时言行举止要稳重、肃穆,礼仪过程如经历一次圣洁的洗礼。

墓祭。家长带领阖家老幼进入墓地须先更衣、肃容、心怀敬意,切勿喧哗嬉闹;走近坟墓要先薅草抛石、清理地面,并在墓前画一圆圈,坟墓方向留一缺口;敬献供品要先主(面食)再副(肉菜),后摆置酒水;焚烧香纸时称为“发钱粮”、“送寒衣”,家长要轻声呼唤先祖,告知晚辈为他祭拜来了;点燃香纸后家人要集体跪拜行礼,同哭三声,表达哀思和怀念之情;接着阖家要在坟前团团围坐,分食前辈之余(祭品),共享先人之荫,再叙祖宗之恩;最后,老幼一起向坟墓添土、修出坟头;未了,阖家面墓肃立三鞠躬,再退后三步,凝目仰望以示尊重之意,随后由家长领众缓缓告离坟地。

庙祭,即遭遇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不便出行时,便在祠堂里摆供设祭,同宗本族相聚共祭,由庄头或族长主持礼仪,程序结束后,由族长召集族人磋商族内大事,重申村规族法。最后一项为会餐进食,以同餐共饮来享受祖宗福分,这也是聚族连宗的一种方式。

如若家长患病生恙,行动不便,可设家祭。首先要“设位”,即在庭院中或堂屋内,在先祖画像或牌位前置酒设供。家长居中,晚辈分列两边,男左女右,又称“站位”;家长先对先祖说话,寒衣节了,晚辈已备下供品,请回家享用,此称“告祖”;下一项为“行礼”,按男女老幼分别依次施叩首礼或鞠躬礼;下一项为“食余”,长幼分享先祖用过的酒菜,此时要虔诚、庄重,然后由家长讲述先人在世耕读创业的功绩……

华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婚丧嫁娶,喜添人丁,分户乔迁,祭祀先人,各自都有相应完备的程序。绝不是“文革”时所批判、摒弃的所谓“四旧”、“迷信”,而是先祖前辈留下的大智慧。寒衣节也是如此,让后辈子孙按照定式过节,是对当代人进行尊老孝亲的传统教育,启迪一代新人永葆慎终思远,敬贤崇宗的优良家风。

■忆海拾珠

1965·北京

会议刚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文艺节目,所有节目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这与那个时代的环境、气候有极大的关系,谁能想到半年后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邵勇胜

196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每省组建一个代表团,我们省的团长是燕迂明同志,他是省文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副团长有王安友等同志,还有团省委和省工会的领导同志。

青年人聚在一块,又是上北京,心情都有朝圣般的虔诚,因此精神是振奋的,情绪是高亢的。在火车的包厢里,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断,真是带着一腔的热血和梦幻般的心情进入北京的。

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在1964年秋天曾到中国作协办的读书班学习了四十天,这是第二次到北京了,但进人民大会堂却是第一次,因此心情无比激动。

在人民大会堂听大会发言时,是周扬同志亲自作报告,但他的南方口音很浓,基本听不懂,记得他并不念讲稿,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也发出阵阵笑声,但我却感到莫名其妙。我曾问旁边的一位同志,他讲:周扬同志是批评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公式化,说写一位模范生产大队长,必然口含一支旱烟袋(大意如此),于是就引起了笑声。周扬同志的报告在1966年1月份《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我曾认真读过全文,于是我知道了一些过程,那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当然不会有旱烟袋问题。

在人民大会堂里,也听过著名作家李準同志和林雨同志的发言,李準那时可以说在全国已是很很有成就的中年作家了,而林雨是部队出现的一颗新星,能亲自听他们的发言是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崇拜他们所写的小说,再能见到本人,其虔诚和激动,是久久难以平息的。

在会议休息期间,听有经验的同志讲,大会堂前面的柱子五个人也抱不过来,我同五个同伴亲自抱过,结果真的没有抱过来,但也差不了许多,可能与个矮有关系,柱子下边那截红色的标志,在远处看是矮矮的一截,但我一米七五的个头,再伸直了手臂还达不到红色的顶端。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大会堂的雄伟与壮观。

记得有讲解员领着我们参观了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厅的设备和布置,印象较深的有湖南厅的湘绣,制作的精美和费时费力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四川厅一种精密的竹帘,其竹线(我是那样叫)如同丝线一般;还有辽宁厅用各种铜片组成的家具、设备和挂幅的图案,若不是讲解员介绍,怎么也想不到是钢铁制成的。总之各省市自治区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和优势,请了最著名的专家和工匠们制作而成,那是一个大展览、大竞赛、大显身手的最佳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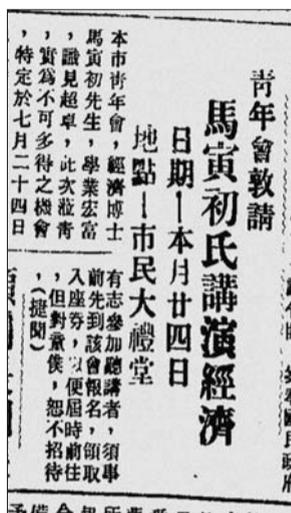
会议刚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文艺节目,在预备会上据有关领导讲:几乎在京的文艺团体都上报了演出节目,这可能与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有关,特别是中宣部牵了头。记得看过的节目有话剧《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非洲战鼓》,还有歌舞晚会、杂技表演、电影晚会等,所有节目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这与那个时代的环境、气候有极大的关系,谁能想到半年后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会议安排得紧张活泼,很是照顾了年轻人的特点。会议期间曾参观了十三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帝的陵墓,看得比较仔细,也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但那时的解说词以批判为主,对全面理解古代文化也就有所偏颇了。总的印象是皇帝们把他活着时候的奢侈生活,死后再带到地下去,是众多的幕僚们费尽心机,取其在皇宫里物质精神享乐的精华,浓缩尺寸再为其重新布置到陵墓里去罢了。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晚上要在大会堂举行宴会,中央首长要接见全体与会人员,要同志们着装整齐。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人们欢呼雀跃,互相打听是否能见到毛主席,那股在人们血液里涌动的热浪久久不能平息。

进宴会厅走的是北门,在接见厅里早已排好了梯子形的五层踏板,圈了一个半圆形,人们激动而又有序地走上了高高的踏板,听领导讲说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和需要遵守的规矩。人们强忍着时间的煎熬,等待着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声音喊道:中央首长进场了。忽地一下所有的灯光全亮了,比原来的照明亮了许多倍,我越是想睁大眼睛把首长们看清楚,眼睛越是感到有些模糊,这大概是泪水在作怪。人们狂热地鼓掌,眼睛随着首长在移动,但还是看清了,走在最前边的是刘少奇主席,依次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还有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和文艺界的众多领导们。总之,除了毛主席,中央的主要首长们几



1935年7月20日《青岛晨报》有关马寅初先生在青年会演讲的新闻报道。

